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九

傳四首

侍郎黃公傳

公諱孔昭字世顯姓黃氏唐末有諱緒者為昭武鎮都監避亂自閩中徙家台之黃巖後其地割為太平故今為太平人所居洞山更數世族益大人稱洞黃曰與莊有善行生禮遜號松塢尤邃于學以剛介好古聞鄉里禮遜生瑜兵部職方主事賢名甚者生公二世竝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右侍郎公年十四遭讎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自京師扶柩返葬哀毀骨立人巳謂黃氏有子既長執友建寧守賀宏知其賢舉為松溪訓導不果公歎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舉薦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及入邑學家貧乏資給而學



益力遂中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第初授工部屯田主事同官
有貪污廢事者與公不合以計擠之無所得而公之名因起其
人既被黜公獨署司事事悉舉而宿弊盡革時適議 慈懿太
后山陵公憤其事曰治葬吾職也亟艸奏疏將上而 朝廷竟
從衆議乃已尋擢都水員外郎郎署無故例不得改調吏部以
公賢而工官非宜特奏改文選 命下皆以為宜後擢郎中公
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富家之積
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斯可以濟事自頃人
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
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
薦于天官卿用之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
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

其人多自敗眾始服公之正凡在文選者十五年擢通政司右
通政專清武職貼黃又三年始擢南京工部右侍郎 時工役
不息屢假私錢以給材用歲久多所逋負公至以提舉等司隙
地皆為豪強侵占為復之以收其利公署毀于火且重建一新
方漸革諸弊一如屯田時而公俄以疾卒矣享年六十四公清
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
仕其地者以尺帛來謁亦卻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
百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然終不言其人其處公事必盡其力非
特無私而已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至待宗族獨不計
惜嘗以舊居悉讓其弟以女弟貧乏斥俸令養之凡親友患難
疾病必扶植乃已尤不妄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今祭酒謝
公鳴治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一

鶚既沒念其子孱弱為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奉 詔
得薦舉異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僉事致仕章
公德懋奏二人蓋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為得人平生好學不倦
公暇輒手一冊日求古書多自校正更輯鄉里前輩文詞為赤
城論諫錄并赤城詩集板刻行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勝有定
軒集若干卷定軒者公之別號也娶淑人蔡氏生子三備工部
營繕主事居官有父風次挺佐皆早卒孫五紹繹綰約紛既卒
朝廷遣官祭葬如卹典而緇以例為國子生寬幸交公營繕君
因以公平生為託乃撰次如右而復論之曰周禮太宰之職掌
建邦之六典蓋兼六卿之事無所不掌者也後世特以選舉為
務其屬分任于下為部凡四其職可謂專矣而文選尤為要秩
使其人不賢雖有賢太宰不能獨治百官由之不得其人此其

所以為要也昔毛价仕魏為東曹掾所舉皆清正之事能以儉
率人一時士皆以廉節自厲今觀公之為人蓋亦近之後雖超
遷惜其卒以工官而去雖有知者薦為已助而竟不用是可歎
也夫价仕非其時君子惜之予聞正統間黃巖有李茂弘考功
靜退有守君子人也其名至今不衰公嘗慕而稱之以追其遺
風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是之謂歟然則公之子孫
視此其能嗣公也哉

布政使陳公傳

公諱選字士賢姓陳氏台之臨海人也其先出東陽為宋國子
司業左輔之後元初徙僊居再徙臨海曾祖濬圭祖泰生贈文
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父貞韜為御史出巡福建活沙寇脅從
者數萬人表然有名卒官福建右布政使後贈正奉大夫正治

上卿娶夫人金氏以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公于台之
文肅坊故第公少則沉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鄉先生陳僉
憲璩游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弊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
處之自如為文平雅若不以詞尚而理致深密讀之有味識者
已知其為德者之言也景泰元年以禮經中浙江鄉試天順四
年會試第一人遂登進士第初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才識已著
凡大獄當議者都御史必咨以取平出巡江西風紀大振雖不
以刑法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俄廣蠻流劫贛之龍南督兵
勦捕遂平之歲滿還朝適憲宗嗣位向用言官益思獻
納時有詞臣二人嘗被謫調者將謀復用公上疏言君子小人
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竟沮其謀他所彈劾者尚
多其人自是直名聞天下然亦為人所忌矣乃始出提學南畿

至則以學者不務實行而競為浮華之文以取科第力欲變其
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至竟日不施朴
刑第其文必以理勝為主且先令讀小學書暇輒習冠祭禮一
時諸生翕然感化或有過被責一言深自愧赧若無所容論者
謂自廬陵孫先生之後繼之者公而已秩滿擢河南按察司副
使初治軍政朝廷以公提學之善也復以命公公為教大率
如前日而充養益深中州學者皆自以為得師其氣象加宏裕
矣凡八年遷按察使父老素知公賢及是至自外郡皆焚香迎
拜道旁曰我輩有福矣公既視事首釋繫囚為立約而去諸宿
弊一切罷革專以簡易為治吏卒斂手雖同官亦竦然謹畏未
幾聞繼母沈夫人喪士民爭泣送城外去而益思之有為肖象
立祠者服除赴吏部特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公念廣民

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皆為惠養計數辨冤獄閩人賴克壽等三十九人漁于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坐以通番罪其人以苦訊誣服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寃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冒為武職者逼娶寡婦為奪還之於是又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為奏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臣市舶利其貨不問公發其偽謂如不得已姑納其方物畱其人即此賞勞庶免緣途供饋亦絕其後私通之弊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自甘州以獅子入首將取廣南浮海還國云欲從滿刺加更市獅子公言此獸何用於世彼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隨直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

每為沮抑怨益深乃誣奏公他事勘問者求事實不得必欲致以罪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號泣擁畱之公行至南昌以病卒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八故人張翰林廷祥為治歛具而歸其喪于家士大夫聞而悲之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以克菴自號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以為力行之助而寤寐儒先特取宋史道學傳刻印以傳學者平生言若不出諸口視所當為者勇於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互置蔬食懽然無愧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牛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元配王氏贈孺人繼張氏皆有婦德子男四曰

藩曰翼皆早卒曰戴曰慮二女孫男一女一戴賢而有父風初
公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以充祀先周族之用號思遠莊
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遺皆舉田還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凡以
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多廢此乎人謂
公有子公沒之明年 今天子改元弘治庶政一新工部主
事莆田林沂為公理前事上言陳某清介正直有古人之節居
官力為 朝廷布宣德澤惟恐不至天下想望其風采冀其大
用乃為小人誣陷以死當為昭雪下大臣議咸以沂言是宜復
其官俾其家禮葬之為人臣激勸賴 天子明聖即 詔有
司如所議行公之葬其知友祭酒謝公既為銘而工部侍郎黃
公復為行述足以傳世矣寬念自為諸生辱公知愛今幸承乏
史氏可無紀載乃謹為公傳以歸于戴藏于家云

質曰昔之大儒以道學名 其學必適於用如晦菴朱子尤可
考見觀其撫民之方摩上之道攻邪之論處變之才確然可法
蓋必如是而後謂之道學也然當其時小人猶以偽學指目況
後世乎夫後世迂腐矯誕之徒乃真其人顧以道學自處其誰
許之如陳公之學適於用者如此顧其所立有過人者雖不以
道學名而君子則自許之若其懼讒謗遭禍患古之聖賢所不
能免於公平何損然則有感於世道者雖為公釋然可也

倪文毅公家傳

公諱岳字舜咨姓倪氏其先從宋南渡家于錢塘 國初詔徙
江浙諸省民實京師公之高祖啓在徙中故今為上元人自啓
以下三世皆未顯至公之父謙在 英宗之世始以進士及
第入翰林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

奉命祀北嶽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子文僖以爲嶽神所感也因名其子曰岳即公公生而瓌頤迥異常兒性更孝姚夫人沒時年甫七歲居喪哀而盡禮弔客歎異幼即知向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群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爲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文僖以翰林學士主順天府鄉試爲怨家中傷謫戍宣府公從行患難中學業益勤既長文僖擇日筮賓爲行冠禮邊人環觀歎羨自是習行之天順壬午以宣府學生鄉試中式甲申登進士第年二十一選爲庚吉士績學翰林預修英宗實錄成化乙酉始授編修實錄成加俸一級先是文僖用詔恩復學士一時父子同在翰林人以其榮後文僖擢南京禮部尚書公乞歸省因過錢塘展墓還任乙未秩滿進

侍讀明年選充經筵講官於是文僖再起爲尚書仍以疾致仕公再乞歸侍竟遭喪服除還任適今上爲皇太子

講學春宮詔輯文華大訓內閣大臣首以公名上壬寅書成進學士甲辰充春宮講讀官丙午擢禮部右侍郎仍命經筵

進講弘治戊申爲今上即位改元之歲進左侍郎癸丑拜

尚書丙辰俄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未再改兵部賜救參贊機務明年始召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如故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望之如神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上前以古義附

時事爲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上屢屬

目始有大用意及在禮部遇事如素習無難易即治累遇行大禮凡載於儀注者旣多贊相合禮若國朝自德祖以下

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

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祫

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祫至

太祖為百世不遷之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

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其世

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祫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祫

至太祖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

祫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祫主之所如

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祫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時又有

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復

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為帝

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

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

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別立一廟

歲時祭享悉如

奉先殿之儀知禮者皆以其言為然奏上

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云時

今上初元慨然欲新庶

政公與同官協心輔政首革淫祠正神號將舉宿弊盡除之建

言者因及孔廟從祀諸賢亦宜改正公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

傳授煨燼之餘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能傳經之

功自不可泯故自唐以來列于從祀彼七十子名字載於遷史

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追論於千百年之後哉遂格不行未

幾尚書耿公自南京召至適以災異求言公偕上七事又以八

事繼之大率勸

上躬節儉以先天下言今天下奢靡成俗

財匱民窮惟從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恨而宗室之分

封益增百年後又將何以處之宜以時減殺又近歲額外設官

頗濫凡所供給皆出於民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革公嘗以所
當言者尚多不能專主為恨及拜尚書適京師有大雨雹之變
即上言天之告 陛下至矣蓋變不虛生宜深求其故以回

天意可也又勸

上勤講學開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

之嘗停不急之役番僧惑世以異術售不宜復召而來賈胡邀
利以夷獸進宜卻而去故事四方奉報災異多不能數奏惟歲
終一上至公次其日月先後援引經史為證言甚懇至欲

上下同加修省不事虛文

上嘉納之尤嚴度僧道之禁以

為近世弊事莫甚於此有言及者輒闢之既以政事為已任士
大夫爭推重其才然所以取怨於人者亦多矣在南京吏部奉
詔考覈諸司人服其公明無異議者以災異疊見率諸公卿條
奏二十事如法 祖宗謹好尚恤軍民選將帥積邊儲

皆切於時後復以 清寧宮災再以二十八事上 詔皆下諸

司看詳行之公既有才具部事益簡人以為不足為竟改任自

永樂間遷都于北每以武臣一人有重望者留後而以兵部尚

書共事故其責任視他部為重人以公為宜一時武備修舉軍

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留都肅然於是 上知公果可大用

始有吏部之 命公居常則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

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卹曰吾知冢宰之

職當如是若諸末務不喜紛更日曷退歸私第若無事者當廷

議凡軍民利病能究知其故正色侃侃言之眾亦惟公一言而

定天下想望其風采方以吏部得人賀而公以疾不起矣年五

十八疾革昏憤口喃喃猶及禦虜事蓋時邊報方急也索筆作

書惟及朝政其狗國之心至死不已自幼事其父與繼母郭夫

人能盡子道友愛諸弟不以異母間其恩意諸弟亦謹事之至于親戚故舊所以周卹之者尤至平生馭下雖嚴然未嘗妄笞辱一人故人望其外若不可親其中心實厚也卒之日人莫不痛惜之上聞計震悼特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公娶盧氏生一子天繼娶袁氏無子以弟阜之子霖為後霖蒙恩授中書舍人三弟阜登進士第令為工部郎中山澤中書舍人寬與公同朝三十年同在翰林同侍春宮頗知公乃因阜等之請為傳其平生藏于家

論曰 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

聖謨深遠超出

前古當時尤慎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更迭為之後既不行有缺止於轉遷而已百餘年來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或稍自振迅衆輒相顧而驚以為立異故東漢時位者多清確謹畏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於時如胡伯始而後已如文毅公為人挺然任事不少遷忌其亦有大臣之風者哉

白康敏公家傳

公諱昂字廷儀姓白氏常之武進人也少入縣學學業精敏出同輩景泰丙子中鄉試明年天順丁丑遂登進士第年始二十三耳時英宗初復位更新庶政重言官之選明年擢公南京禮科給事中南京六科官不備設其選尤重公初受職已有才名俄丁家艱甲申服滿改刑科成化戊子轉左給事中辛卯進都給事中皆刑科公以言責自任南京戶部尚書張鳳不法公劾奏鳳為大臣不加之罪何以示戒有旨械至京已而釋之鳳雖幸免而一時多公道憲宗初即位值北虜犯邊

經筵較講公上言帝堯不以洪水之災而不明峻德太王不以
昆夷之侵而自殞厥問今日正 皇上講學以為修德之助
之時不宜厭安以墮 聖德他日有黃霧之異又上言六事
皆當世要務其尤切者曰謹命令以全大信謂 陛下即位
嘗 詔罷貢獻矣而貢獻者不絕嘗罷織造矣而織造者自如
嘗禁權豪不得中壘矣勢要不得求地矣京城內外不得創造
寺觀矣而皆不為衰止願守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可也監
察御史謝文祥以言事得罪不可測公率同列救之謂文祥所
言雖狂妄然為御史非出位而言且其心無他宜含容之以開
言路疏入文祥得降用其餘獻納者尚多然公務持重不屑屑
以小事論至于事干刑獄者得以參駁亦不瑣瑣摘抉人小疵
故人皆稱公知大體而名益起壬辰擢應天府丞京民苦差徭

繁重多破家公至適署掌府事為定役法人稱均平至今用其
法不變乙未擢南京大理寺少卿辛丑進南京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奉 敕兼管操江仍巡捕沿江盜賊時有劉通者與其黨
操舟販鹽并行劫奪出沒江海間勢熾甚公調士卒追捕至太
倉分兵截其要路知通窘迫示以威信諭以禍福謂如自首服
許以不死通知公長者遂挺身來歸叩頭感泣公戒諭已仍縱
之歸通即率其黨以降特械通至京凡脅從者悉釋不問事平
公復奏沿江要害守備等官遇有警當互相應援又請降關防
印記以便行事皆從之未幾陞本院右副都御史尋掌院事丁
未陞南京兵部左侍郎奉 敕修鳳陽 皇陵并白塔壽春
諸墳時當荒歉衆以興大役不堪公均工節用勞心調度越二
年功遂畢與物計省其半以其餘財仍行賑卹民反獲濟

今上之二年為弘治己酉河決金龍口漕運多阻召公往治改戶部左侍郎公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從行始至河南相度水勢慮米復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長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決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修汴堤令高廣如一上樹萬柳使不崩頽又浚宿州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於是河竟不為害而漕運獲濟公又見高郵之甓社湖風浪倏作多覆舟或舟觸岸輒壞議即其東一二里開復湖以避其患河成舟安行無險名其河曰康濟人思公惠別名白公隄治水事竣改刑部侍郎辛亥署掌都察院事遂

陞右都御史嘗言風憲官為朝廷耳目凡巡行一道當詢屬吏賢否之狀上于吏部及本院部院據其詞以行黜陟且以所上之虛實為御史之黜陟庶幾各得其實而人有所勸懲也又天下軍衛士卒消耗宜預覈尺籍之數畀清軍御史使按籍搜考以絕埋沒諸弊又天下奏報災傷荒稔反戾上不知國計之當儲下不知民隱之當卹由有司以其地濶遠可以欺謾之故宜令御史預遣人踏勘田土高下之則造為圖冊設有水旱可據此以調稅糧而里胥無所容其奸也御史李興巡按陝西以酷刑處死無敢為言者公曰興為吾屬豈可避嫌而不為一言乎乃率衆大臣上言興之暴固可罪然非殺無罪者今以死處興設有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奏上興得免死癸亥陞刑部尚書公心素厚斷獄不苛嘗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和乎

數諭屬吏以人命至重尤當謹重獄故冤抑者既多平反其可
矜疑者亦多從末減每以律為萬世之法條例為一時之宜今
吏得為奸皆條例繁冗之故因詳定為若干條奏上頒行內外
而奸弊始少甲寅尚書一考加太子少保戊午東宮出閣進
太子太保積階至光祿大夫勲至柱國以其官贈曾祖均禮祖
思恭父珂竝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祖妣錢氏
祖妣蔣氏妣鄭氏王氏竝贈一品夫人配蔣氏封一品夫人公
居官四十年勤勞不倦濟以精力事至輒辦及決大事往往以
從容數言裁定多不失正其行人氣溫色愉言出如恐傷之下
至輿早有過未嘗輕加笞辱屬吏以公事獲罪必為掩覆營救
得免乃已人以急難來告如切於身所以排解之者尤盡其力
故感其恩者不特鄉里親友而已公官三品時其弟昇早世以

其遺孤垣奏為太學生嘗置義田立義學凡族人之貧而幼稚
者以養以教皆得其所其厚於宗族又如此 今上知公德

寵遇甚厚屢有金織文綺之賜或病在告輒遣御醫診視并遣
中貴人賜以酒饌等物庚申以星變再上疏引咎避位情甚

懇切 上不得已允之特進太子太傅致仕馳驛而歸令有

司舉優老之典仍 賜璽書所以褒美之者尤重及行士大夫

傾朝祖送人以為榮公三子垓圻坊皆孝預作園池以待公歸

公至家日與親友極登臨游泛之樂入夜飲宴略無衰憊之態
於是蔣夫人年亦高矣與公偕老堂上旦夕子孫率諸婦羅列

階下稱觴為壽大江之南論福履之厚無踰公者公卒年六十

八 上聞計悼惜為輟視朝一日贈太保謚康敏遣有司諭

祭者九仍 命治葬於某處新塋惟白氏之先為河南人從宋

南渡占籍武進歲久為大族近代自公伯父瑜為禮科給事中父珂為大治教諭漸顯于時及公官益顯子弟宗族奮起連取科第至數人皆為顯官諸孫又皆秀而可望故鄉里論仕宦之盛又無踰白氏者

論曰世之登科第而進者累數百人莫不英偉踔厲言論風生自以為一世不足為考其平生往往蹶蹙顛蹶而止求其後以功名富貴而終者特二耳而此二二人者觀其在位多寬綽厚重含垢納污不皦皦以自高不沾沾而自喜渾然若無能之人曾不為新進少年之所與孰知他日任重道遠以建國家大事者則此所謂無能之人耳故嘗論常之先達若胡忠安公其一人也白公繼起其後功名富貴考終于家與之畧等可不謂鉅人長者乎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大公其人矣

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

墓誌銘八首

生壙誌一首

閭丘賓用墓誌銘

天順六年夏五賓用遘疾藥而愈愈而復作如是者數四勢浸劇君知不可為即却藥俟絕言談如平時數日死君嘗力疾築堂他日欲奉親讀書其中至是其父撫楹大慟曰堂兒所築者曾不得一日居悲夫其殯于此寬與君相好非直以表兄弟也亟往哭之且為之說曰仁者不必壽世有是言君年四十三耳豈非信歟而又言仁者必有後君娶妻更二三妾然生男輒夭死徒有三女子在此又何邪失之此者幸得之彼奈何君獨兩失之邪豈所謂仁者君非其人邪君事父母甚力於其有憂必致之樂乃已女兄贅于家生女復贅與之處歡然人不知其家



之三姓友人陳公輔死而家貧甚為之歛且葬歲必一持酒肴
祭墓下其行多此類謂君非仁者疇諾哉然則君之致此吾無
從考也前葬其甥周京為狀乞銘予既為說以信其死而深疑
其無後以傳乃復叙次其事而銘之賓用字也諱觀姓閻丘氏
蘇之長洲人其先有諱孝終者宋元豐間仕至朝議大夫黃州
守曾祖叔莊祖公望父廷端皆不仕娶同縣徐氏生女皆幼仲
許適張祿君為人修謹好義是非取舍不肯苟隨人尤慎交交
則不變身雖混居市廛其高曠靜約榮利漠然處山林者未必
如也少好學長益喜習書攻詩詩平實有理致所著有井蛙蒙
若干卷書得晉人筆意君眇一目人謂其以疾故不仕非也年
未四十髮已種種嘗自怪其蚤衰然不意即死矣死之日為天
順七年閏月某日以又明年某月日從母顧氏柩葬天平山之

原於是其母先卒六月矣銘曰

生不壽死不後人之自取邪數之不偶也晉陸士衡唐孟東野
君兼其人于千載下我為之銘豈曰知者

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於乎人惟無志與材以見于世而槁死林下死者固無憾生者
亦不之惜也或有志鬱而獲信材闕而及試於是而死則死者
生者亦何足憾且惜乎乃若吾友惟善之死志方信而倏鬱材
將試而卒闕此不惟惟善之目不瞑凡為其姻戚僚友莫不為
之扼腕太息而流涕也君諱甫字惟善姓張氏其先為汴人隨
宋南渡家于蘇遂為蘇之長洲人曾祖祐之祖士達父明遠皆
不仕君弱冠入郡學即知黜華向實卓然出諸生治尚書景泰
四年中應天府鄉試三舉進士輒中乙榜得學官輒辭不就居

大學掃一室讀書朝暮壘壘蕭然一寒士而君益自刻厲久之
從夏官卿掌奏疏居一歲謁選吏部考君才可用奏理南京都
察院刑六閱月刑無頗類都御史高公才之以其名上成化二
年三月即拜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浹辰將取道還家為母吳
夫人壽一夕暴卒閏月乙亥也年四十一友人鄉貢進士查君
文外兄太常典簿李君浩相與殮之官為給舟載其柩還其兄
佐與其二子以四月庚子葬君于吳山先塋之次君為人謹謹
不少放剛簡端慤而有廉隅善事親與人交篤而不汎配錢氏
故大寧都司斷事某之女子男曰謨曰訓女長適朱存理次許
適徐季華次尚幼自君初登貴仕即死不識者亦有噫嘻聲
祿位庸者所待以為榮者也君之志固不在是予之所以惜君
者亦果在是乎系之以銘曰

木產于地封之艱澁之不易尋斧縱焉垂成器飄風拔之匪朽
自棄嗟嗟張君無乃類人不勝天奚足異

陳府君墓誌銘

陳氏故河南人宋南遷從之家于蘇遂為吳縣人世業醫其陰
有德于人蓋已久矣至君之兄少保僖敏公既以重望曠度為
天子寵任而君之弟鑄復以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一時陳
氏貴顯遂為吳中仕宦家之冠君時處伯仲間畧不以門地驕
人縮首歛足語出恂恂其抑畏反居寒士下故鄉里稱厚德者
必曰陳君陳君云君諱錡字有容叔父季玉無子以父命為之
後母朱氏老而無依嘗迎養于家君以其事父者事叔父而季
玉之祀不絕以其事母者事外母而朱氏之意甚適也永樂初
父被召為太醫院醫士君惧其老弗勝勞請以已代久之父沒

居憂制以疾遂不上成化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七終曾祖德卿祖均錫父孟玉皆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高氏繼孫氏皆贈一品夫人娶夏氏繼劉氏子男五人倬備倫必佩女二人長適莊信次許適傅奎孫男十二人女四人以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吳山之先塋前葬其弟御史君率倬等哭再拜持狀乞銘予於君為里人頗知君不可辭無銘銘曰

於維陳氏世有潛德自汴徂吳久晦其蹟維僖敏公為時名臣寵祿之來萃于一門小人施施孰不憑藉君方退然自持愈下維葬有銘可考不誣以媿小人以慰諸孤

山陰田處士墓誌銘

成化庚寅六月一日山陰田處士卒享年八十有三以明年當

卒之月日葬于邑亭山先妣之次初處士之疾病也屬其子敬曰吾即死唯吾所輯喪儀是行自凡葬具寧薄毋厚唯刻石誌墓古人所不廢者汝其圖之至是敬使其甥吳瓛走南京持狀謁予再拜以請予以不知處士辭而監丞徐先生懇懇道處士之賢於予先生處士之邑人也予信其言且嘉處士之能不亂其命而其子之能從之也卒諾之按狀田之先蜀人也宋有諱奕者仕為右正言從高宗避金虜之難徙家臨安四世孫起居郎昭再徙會稽昭生榮榮生茂義茂義生忠始籍山陰而娶于朱生處士諱亨字時泰別號勿菴少失侍奉其母得子道甚毋沒哀毀踰禮人多稱之其治家尚嚴肅而尤以信義服其鄉鄉人有爭辯者待處士一言而定至於儉人悍夫望見處士於道皆為之趨避不暇或者比之王烈焉平居坐一室端然終日如

對大賓則有修敬之扁富而能貧服用貶損如小家謂奢之有害也則有貧富相因之圖雅好禮歲祀先必宿齋戒而儀物兩備患流俗之瀆其先也則有關紙錢之說其治喪斥去浮屠氏法而一惟儒者又以繁文末節之不足行也則有簡易喪儀之書他言行之可書者尤多不能載故邑中推數好古而知禮者必及處士處士初歲績學期以表見于世既不果則一意治家正俗欲追古善士而及之逮其晚節益有高致作翠拱之樓以居彈琴賦詩若無與於世者常偕里中遺老十人結清閒之會月為一集蓋有洛社之遺風云處士元配楊氏繼王氏子男一人即敬女二人適吳麟錢侃孫男二人曰阜曰寅曰宣宣為那庠生銘曰
有以禪乎世奚庸推而仕也有以傳於人奚庸愧乎死也夷考

其行於今之世而見古之士也嗚呼若人而今則亡徒見亭山之下有封若堂也而采葢之麓秦望之峯翩然白雲泠然清風彷彿乎竟氣之之乎其中也

正義處士墓誌

已丑歲予舉進士不第識烏傷王允達于國學予問允達嘗所友者則首以浦江鄭仕信對且曰仕信以國子家居且來矣其年冬予與允達偶出步真珠溪之澚見有騎而從兩僕來者允達遙指而笑曰此非吾所謂鄭仕信耶趨而迎之果然仕信亦止騎從拂黃埃須眉間執允達手語道上予亦願見仕信者見之一如平生歡自是予三人者交好甚誦習暇輒相過從坐如鼎足然他日仕信獨過予予訝之門視其色若有隱憂者私怪之而難乎問有頃始起而言曰重之父之棄諸孤歲星八周矣

當下窆時墓石且龕而求其執筆者不得吾兄弟私計之以爲
寧緩勿苟恐爲吾父羞茲璽獲投分于子能忘情於璽乎則應
曰君之欲銘其先人意蓋在文筆也予念束髮時即嘗讀慶溪
集集間他文辭之載弗暇論如冲素府君之葬黃文獻銘奉議君貞孝處
府君之葬方承事銘青田府君之葬黃文獻銘奉議君貞孝處
士則歐陽文公宋太史亦皆有銘顧予何人而使與於斯恐不
獨羞先人且恐爲諸先哲羞予方苦辭仕信耳若無聞而首已
至地矣予曰無已取事狀視遂出諸袖中蓋允達所製也予疾
讀一過曰君家家規百餘條先君子勳率與之合可謂賢子弟
矣然在鄭氏則常日事也奚庸書至飯飢殯死娶貧凡數十事
可謂長者矣然亦鄭氏常事也又奚庸書其非常事者惟曰正
統間有寇難寇退能修復舊業完其家者可書又曰天順初火

起于家以家廟燬天而熄及火復作廟卒無恙可書以二者可
書惜予文筆疎陋不能昭之闡之也若夫鄭自冲素以下世德
焯然史于國誌于郡乘于家者甚備又不假書雖然君必欲書
之敢弗書乃書曰 明故正義處士諱旭字允初曰正義者鄉
之易名鄭本出滎陽累遷至浦江之白麀溪天下所謂義門者
也曾祖銘祖得金華稅令父棟嫡母張母姪處士娶陳生四男
瓌瓌璉璉一女適國子生戴廷用男孫七曾慶鑿鑄錚錚女
孫三其二適李鑛戴璠其一尚幼處士卒于天順甲申三月七
日春秋七十有四以歲之十二月六日葬其邑松林先塋之右

解元賀君墓誌銘

始君自吳中來就試京師其狀貌羸然望之可憐予掃一室使
治其病數日病轉劇則爲書報其家其兄慈冀得一見也不一

月疾馳四千里而來則君已死矣且死神思愈清謂予曰吾不
可以執筆為我書所以告吾父者予諾之抵夜促書已具顧其
子放姪收曰其善藏之頃之翛然而逝嗚呼惜哉君諱思字其
榮姓賀氏其先蜀人也後徙于吳曾祖公宣大理寺評事祖宗
振父美之皆業儒不仕母曰王氏自君為童子時用其父教力
學不少懈既游郡校治易得其義而止未嘗曲為之說下筆平
易謹密皆可誦也成化四年舉于鄉第一明年例試禮部以病
不果後凡三試輒屈然其業益精名益完嘗入太學祭酒司業
期待者甚至與同舍生講業皆推讓之以為不可及家居學者
爭集其門終日懇懇不厭指教去而取科第者凡若干人遂以
易師稱吳中為人喜辯說是非無所徇于人人以其中無它也
亦無怨惡之者至其事父兄孝友教子弟嚴而有法其可稱者

多矣君初以兄之子放為子後得子曰改女一人皆幼其
氏也生于正統己未七月十二日卒于成化癸卯十月三日年
四十五其兄慈載其柩將以明年十月三日遂葬于吳縣胥臺
鄉黃山之先塋予固與君厚者不能無一言以相其役也竊觀
君之死公卿大夫雖不識君者皆惜之其識者尤悲悼之所以
得此于人者非以君宜有爵位而不及致故邪然彼徒有之者
而人方幸其死則人寧得乎名邪得乎爵位邪況彼亦終死而
同歸于盡邪因書此以慰其父兄子弟之哀亦以自慰云爾為
之銘曰

抱美玉兮來售歷長路兮止息方握手兮勞苦倏舍予兮誰即
形慘慘兮魂茫茫藐二稚兮在吾側豈乘風而反旆戀吳山以
為宅嗟死者之紛紛奚名譽之藉藉維好修而有文宛其人兮

如存才可用兮自致命在天兮嘗聞君維安此兮無怨見臨絕
之云云竊獨怪其不瞑豈平生乖願乎榮親命無往而不在安
斯壙兮尚永閔乎千載

湖廣荊門州知州徐君墓誌銘

徐世家江陰之梧塍君之曾大父曰均平有隱德大父曰本中
嘗以人材徵未仕而沒後 朝廷追旌其墓曰義民父曰景南
疎財尚義獲受官服其娶孔氏而君所生母馬氏也君諱泰字
士亨以避先諱更字大同幼與其兄惟正受父訓學業不少縱
惟正嘗一出為中書舍人而君從鄉校貢入太學文名在六館
間藉甚既乃應順天府鄉試時主試則學士劉公儼也居君首
選人以為宜或有以私故獨謂所取士非公者請覆試于
上不可乃即禁中特試前列五人文成皆稱所第名而君尤以

富嫌於人其事益白於是士論翕然歸劉公至沒而得諡又介
亦以此其後再試禮部輒中式有司嫌君輒棄去人爭惜之久
而歷政憲臺以能明法律例有御史之擢復以嫌不果竟授黃
之羅田令初至官謂為政當先足食否則教未可施乃數訓民
務農凡貧無牛種者輒給與之更立義倉以為儲蓄之計已而
歲大侵遂發粟賑民不足則下勸分之令且作饘粥以食羸弱
不能行者一時惠及鄰邑所全活不可勝計先時民多論財嫁
娶君禁之使必以時民有其後將絕以貧故出繼他姓者為贖
還其家富民買田或不納稅稅遺貧戶至六百石有奇者徵追
殆死為發其弊得免君居官尤廉每斤所當得公錢市粟以備
飢歲其服食百需一取給於家而已時有但飲羅田水之稱於
是黃人爭欲得君守郡兩司為具疏聞于 朝遂擢知荊門然

非黃人所望也去任之日爭送之郊悽然不忍舍荆門號難治君治有餘力州幾無事部使者才之會夷陵有疑獄數年矣乃檄君往讞讞之即決其明敏如此三年有鳩來巢於廳事之梁人以為善政所致相與歌之俄遭孔孺人喪歸再遭父喪以生不能榮及其親為痛與其兄竭力治葬人憐其孝服除荆門父老數輩詣闕奏願復得徐知州疏下吏部從之君在任歷五月屹理弊政疾作即不可治卒之日成化十五年十月丙午也年五十一君襟度濶達遇義事敢為綽有父風與其兄處相友愛甚篤家產故厚能身率族人以儉教子姪學必勤苦已而遂有取科第者實自君啓之性善吟詠有生白生詩藁藏于家生白者其所自號也君初娶同邑趙氏處士時顯之女再娶海虞章氏國子助教儀之女男二曰元毅曰元救出側室王氏願

氏女五其婿曰華穎陸節周祥熊夏黻夏珙至是君之喪歸自荆門卜卒後之三年正月壬申葬于所居東三里許馬鎮村福昌里之原其兄惟正以予嘗交君前葬具書以卜戶部之狀來請銘為之銘曰

才莫不宜而止於斯古亦有言止或尼之嗟世之人多以祿仕仕不以祿君也盡瘁簿書錢穀莫匪為民寧身之訕而民之信豈徒誑焉又奪之年惟此銘文庶永其傳

宿田翁生壙誌

成化丙午翁年六十有六曰吾老矣一日即病不起何如蓋豫備所以藏吾身者於是治棺棺成又曰蓋豫備所以藏吾棺者於是治壙壙成又曰他日子孫必求誌吾墓者其或失之誣乎則以書來京師請於予曰吾故韓氏孤童也昔先祖院判府君

遺命祖妣倪安人俾為伯父府君後時既幼無知識賴先母張孺人撫育之如已生而叔父府君更憐之稍長則為擇配以家世業醫也命從從兄梅窗先生學早夜肄習亦既勤矣蓋吾之於醫雖不能過人然於治病未嘗不盡吾心或不可治雖有厚利直謝却之使更他醫而已惟吾性稟介直與世多忤故兩以醫薦皆沮于人且愚不逆詐至于囊橐枵然此皆區區置之不足道也獨念吾母張孺人守節歲久嘗言于有司蒙 恩旌表以少酬所以撫育吾者他如修祠堂必謹祀事以奉先世置墓田必立條約以示後人此則不敢不勉焉者今而且老惟上下山水與名人勝士杯酒嘯詠以韋布終其身焉吾有子曰金曩嘗侍外舅張御醫先生于京師先生高於醫者得盡傳其秘為知者薦授宗王府良醫而吾晚年卒賴其祿養比又為吾入

賑飢有章服之榮此固非吾所望然念其孝不忍違也吾娶張氏能守婦道不幸先卒有子四人長即金次璿次璿次璿次璿度出也女六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張氏卒時以先墓在城西者隘始卜葬雅宜山鳳字號而虛其右以俟吾今所治壙即其地也吾平生大畧如此惟託斯文之雅及吾生存以一言記之幸甚予與翁別又數年矣嘗見其年壯氣盛時好面折人過論事侃侃無所畏忌及漸老癯然一醫更謹厚靜默可親今得其書其言真率不妄如此視彼好自誇詡而考其行無一副者豈不賢甚矣哉於是誌之韓之先出安陽為宋魏國忠獻王之裔世有顯者至 國初有曰復陽先生始精於醫傳其子曰公望隱居不仕曰公茂公達竝以醫事 太宗文皇帝最見寵遇公達生三子曰伯濟伯廣伯尚伯廣娶喻氏生翁而為伯濟後

伯尚實教而成立之其名襄字克贊宿田其別號也以永樂辛丑十月九日生壙成於丙午某月某日明年七月十日誌

進士卞君墓誌銘

今年夏有傳寅之死者予不之信或曰子何以不信寅之死予曰寅之淳謹人也無暴氣無刻行如是而又當盛年固無死理曰無死理不有死命乎居數日有自南來者曰寅之殮矣殯矣吾且臨其喪矣則歎曰噫嘻寅之其果死於命耶方謀與諸同年為文祭之以寫其哀而寅之之兄退之適遣使來京師持鄉進士翟舜民之狀乞予銘墓且自為書遺予予既進使者問寅之之所以病且死故既乃發其書考其狀而叙之曰寅之諱謹姓卞氏常之武進人父曰庭蘭生六子寅之其次子也為人蘭其清玉其潔而衣冠楚楚眉目如畫出入家庭庠序間於父兄

師友之情最深也父嘗以誣被拘寅之憂甚日則躬操飲食進之獄中僮僕請代其勞不聽異母兄詎蚤世家人少之謂喪禮宜殺寅之執益盡此皆其幼時事為宗黨所稱道者既長益好學從良師受三禮探索辨難專門禮經者不能屈至為程文務抑其詞使與理稱成化七年以邑學生舉應天府秋試主司今楊學士徐侍講爭奇其文擢魁其經八年春遂中禮部試廷試復在高等 天子賜之進士出身故事進士不即授政第使從有司觀之寅之得兵部謹飭如諸生名益起部中會有大臣死者 朝命董葬事南行經齊魯時適東方大旱民餓疫者相枕藉寅之感焉行次房村疾大作兼程抵家見其母若兄弟疾少愈一日密召其弟詮譯等謂曰為我治棺衾皆怪之翼日竟不起九年五月五日也年甫二十九死之後發其篋得奏章一

通言東方事宜所以區畫其荒政水利者甚備見者益悲其用世之志云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其先妣之娶徐氏生一男二女下為浙右名族予嘗為寅之誌其弟誠之墓頗著其家世矣茲故不復載銘曰
膏其軸適于陸折其輟車則覆嗟哉寅之命何鞠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一

墓誌銘一十首

壽藏銘一首

前朝列大夫國子祭酒陳公墓誌銘

今上之五年擢國子祭酒邢公為禮部侍郎而以翰林侍讀學士陳公代之公上疏辭不獲則就職一時僚屬生徒皆自以為得人公為人師莊重簡默於教條重改更特持成規御人度使可守而已至簿書錢穀之事一付主者務攬大綱不瑣瑣問出入曰吾職不在是也故事國子師生月給錢若干為飲食費然以事去不及給者則貯為公錢用之益更數祭酒皆然至邢公繼之頗以法繩人人始有怨言及既擢去或欲誣其以公錢入已者且及公公置之殊不以為意事遂
上聞詔大臣雜治邢公對簿力辨公歎曰吾官至國子師尊嚴矣安能對刀筆吏



掉口舌乎不吐一詞竟服時適有從中醞釀之者獄詞上備皆坐除名於是諸生數百人詣闕上章為公訴誣枉不報士論寃之其有志世道者則以朝廷一日辱二大臣去之如反覆手又為國體惜之也公既免官家居言笑如昨日將治裝南還不幸而疾作矣遂以七年九月乙酉卒于崇文街里第年五十七夫人錢氏護柩歸葬吳縣伏龍山之先塋實九年二月壬申也公諱鑑字緝熙世本嘉興商氏元季之亂曾大父宿避地長洲之周莊冒氏陳大父諱某父諱潤贈翰林編修公生方幼稚編修君謫戍益州道京師遺公故人范叔瓚家稍長去從王太卿一居為老氏學非其志也然公少有高資竊好儒家言能通其說下筆為文章輒有奇氣他日以事如浙東市書盈篋而歸晝夜誦習卒棄其學而歸於儒以其餘力治進士業正統九年

順天府鄉試第二人明年禮部中之榜不就入國子為李忠文公弟子文名益起忠文奇之十三年中會試十八人廷試擢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景泰元年代祀北鎮醫巫閭山還充經筵講官七年遷修撰 英宗復位奉使朝鮮天順四年同考試禮部明年預修大明一統志尋選充 東宮講官六年主順天府鄉試丁母太孺人沈氏憂服除遷侍讀修 英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成化四年主應天府鄉試明年奉詔教庶吉士翰林未幾國子之命下矣公為人容貌岸然望之若不可親及就而聆其言論藹如也人有善喜為之稱道其不善者亦疾之如仇故卒以此得禍少罹患難家室蕩然能以孱弱自樹立及登第得官而編修君沒戍所久矣間因東使代祀便道函其父骨歸而逆母太孺人養之於官既而得旨賜歸葬其父于鄉

母子同入里門卒完其家室而加光大之人以為難公事太孺人孝而盡禮太孺人卒居喪三年不肉食不內處不酬應文事時朝廷方修實錄嚴有詔起公公上章求終制不允章再上懇求允之平居無聲色之好好止藏書并古書畫器物而已朝鮮嘗因公來使以妓女侍公詩却之夷人敬歎至版刻其投贈諸詩行于國中其為文才瞻而氣完所著號方菴集凡若二卷善筆札至臨模古人真蹟殆不可辨配錢氏封孺人賢而有內助功公無子子弟之子淩先卒三女長適湯璧次適范輪次許適丘某而天孫男一人曰柢公之葬蘇守鄱陽立侯時雍實經紀之而墓銘顧未之刻寬則有罪焉蓋寬少游於公之門公不以其不肖每與進之今幸竊科第入翰林而公既不見則聞公之葬獨無一言以下慰於九泉乎為之銘曰

得喪糾紛有萬其狀自我得之或以人喪我力可為人不可知終焉面目求無覩而公則其人進退甚適公議未已則我藉藉此冤可置彼惜孔多歸全一丘其如何

先考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府君墓誌

府君諱融字孟融姓吳氏蘇之長洲東吳上鄉人自高曾以來代有隱德父曰壽宗尤以淳篤稱生值元季逮國初能晦匿自全娶同邑韓氏年五十始生府君時洪武己卯二月甲寅也府君幼則端確兼多智識如鉅人性至孝父嘗有疾以童子徒步入西山汲澗泉煮藥以進稍長即善治生父曰吾晚得子而子能自立如此固先世之德之致也喜而特祀告之府君既孤年甫十四自顧無他兄弟卓然以門戶自任當是時所居城東遭世多故隣之死徙者殆盡既荒落不可居乃徙今集祥里依

從母之夫顧執中氏顧方以貴雄里中久而家漸衰執中且病呼府君告曰吾視諸子鮮克承家者吾即死惟是舍宇勿為他人有也府君泣而諾之及執中沒府君厚與之直而仍居其子不使他適迄今益五十餘年府君既以勤儉謹畏拓其家以大而城東舊業然未嘗一日敢忘而不經理之晚歲益種樹結屋為終老之圖因自號東莊翁及孤寬忝科第入翰林為修撰獲以其官封府君階儒林郎然不幸命下則既歸矣卒以成化乙未八月戊子年七十有七娶居氏繼張氏繼王氏封安人子男三曰宗曰寬曰宣女四適沈鑣周諤沈紉王節周氏女先卒孫男四曰奎曰齋曰奕曰福孫女二長適夏靖先卒次許適徐美中曾孫男一曰俊章女一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之先塋初寬居京師聞府君病凡拜嗚呼痛哉孤寬謹誌

奉議大夫宗人府經歷龐君墓誌銘

上章始 賜歸省未至家之七日而凶問至寬哀號悲恨痛徹心骨聲容如存聞見無及日月有時敢次叙平生大畧刻石納之幽堂若夫府君之德所以積于躬見于事庇于子孫推及于親戚鄉鄰者當求諸名筆表于墓道寬悲哀昏憤不能悉書也

宗人府所設官有令有正皆極品然未嘗授其人常以駙馬都尉一人之尊貴者署其事其屬有經歷亦必有清望之士乃授蓋慎之也龐君朝儀以沔陽守滿考特擢為之君靜厚人也言動不躁且負才具足以有為始至府中觀解字傾圮葺之如新人莫知其費之所出顧所掌自 皇族譜牒冊籍之外更無所事又府署深遠終日寂然如山林間吏不闔戶晝寢而君益

閒散無以施其才歲餘病作竟卒實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享年若干君諱瑄字朝儀其先山西大同人曾祖福忠謫戍北平又徙太倉故今為太倉人祖景仁考仲禮仲禮娶某氏生君始遣君入衛學為儒生君能自奮勵以天順某年遂登應天府鄉試既而試禮部輒不中始仕為沔陽沔陽大州號難治惡少年往往白晝肆剽掠莫敢何問君始至擒其首惡者一二治之餘皆斂跡屬縣景陵有巨奸相聚陰持吏短長起滅詞訟其黨有一太歲十虎三彪之號亦皆就擒死獄中他日盜聚竹林灣勢張甚捕者皆空還君出其不意以小舟直抵其巢穴盜相顧驚曰太守來矣遂奔散獲二十餘人寘之法州境遂寧巡撫都御史劉公敷特旌其功以勵衆州既稱治君乃料戶口以均徭役作溝渠以備旱澇行之悉有法至今人思之蓋君為州

如此可不謂負才具足以有為者耶君娶陸氏子男一人皚女三人孫男一人皚將扶觀南還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太倉殷閭門外以予嘗知君奉王翰林濟之之狀謁拜乞銘予以知君晚為辭而皚不舍也銘曰

位則不卑才無所施尚有遺愛與沔水東馳嗟君子兮藏于斯

甌寧童府君墓誌銘

童為閩世家其先蓋出晉車騎將軍牧之至唐有避亂由廣陵來者始居甌寧之西鄰鄉遂稱西鄰童氏在宋曰蜚卿朱文公門人也著述甚富自是子孫以儒業相承而族益大元末曰瑛者率鄉兵拒偽漢陳氏入國朝論功授官瑛生文貞文貞生衡衡娶楊文敏公女弟生府君少則醇良既長寡言慎行與物無忤事父祖與繼母吳盡孝父沒事叔父而孝不替至與兄弟

及諸子處友愛慈厚家庭間益然也童既大族君待其族人凡親疎賢愚一以恩意其居鄉謙謹人皆愛重之或有忿爭以一言諭之輒服歲飢出粟賑貧不責其必償其後朝廷令有司行勸分之令君首奉詔始授承事郎非君所望也君少好學而舅氏又貴顯于朝力足以薦人君時雖尚少然不肯依附以取仕宦教其子宜以科第出用子欽竟登鄉貢而君則不及見矣既七年欽赴試禮部始持其友滕行人祐之狀來乞銘且出其家乘一編相示則自唐宋以來至于國朝名人之文詞皆在予愧乎其請也顧欽之意懇懇乃為書其事行之槩畀之刻于墓上君諱詡字士敏號恬齋以永樂丙申十月二十五日生成化辛丑四月二日卒享年六十娶吳氏先十二年卒子男六人曰俞曰欽曰佐曰中曰康曰鉞女五人長適朱熈次適宋

燿皆文公十世孫次適建寧左衛指揮張淵次適江楫孫男十人曰輔曰輓曰軌曰轍曰軾曰輞曰晏曰誠曰策女九人以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于其鄉泰山之原而銘之則丁未之三月十二日也銘曰

閩有名族初則以儒視其篋中穰穰遺書問孰保茲惟士敏甫其在里居亦不忤俯視其後人振振何多況也有人已掇鄉科有施必報尚在他日藏茲山丘其固其密

鴻臚寺主簿何君墓誌銘

鴻臚寺主簿何君去其家十年以例乞歸省既得旨行至半道聞母孫氏喪哀痛不食者累日及抵家而疾作竟卒成化二十年十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七其子樟自太學亟歸將以明年十一月十三日葬君於泰興縣永豐之原謁予請銘予辭焉

其請益至蓋既久始克為之君諱高字與瞻姓何氏世為泰興人其先有諱某者以好義聞鄉里君之高祖也曾祖彥清祖伯舟父頓頓娶呂氏生君兄弟三人君最幼以父命為伯父顥子為人美風儀而績文學道汲汲如不及初不欲仕日之田間課農勤苦甚粟輒倍收然農事暇未嘗廢學也嘗至京師高文懿公以鄉里故與語奇之文懿時在館閣欲薦君可用力辭乃已既歸愈益敦行時都御史王公竑巡撫淮揚今南京兵部尚書王公恕為揚守二公世所謂偉人相與論郡內士必及君他日兵部行縣遂造君之廬其見敬禮如此後君以事再入京師竟用知者薦授鴻臚寺序班秩滿陞主簿居官默默非所樂也君性孝友事所後父若母一如所生二兄相繼沒以痛哭故致疾其學務博覽尤熟於史上下數千載事能記憶不遺若佛老之

教非特不信亦不一窺其說也然君平生惟不為奇絕可駭之行故其名譽不出於鄉而予亦不知君及觀當世二三名臣所以待君者則其為人可知也且狀為進士儲君囁作儲固其鄉人也知君尤詳予特節而書之君娶張氏子男三人曰杰曰樟樟鄉貢進士曰楫楫後兄岳先七月卒曰楷出妾楊氏女二人李貴宗劉時其壻也孫男一女二銘曰仕而食馬已升諸朝沒而殯馬不在于郊嗟哉何君名永昭

韓府儀賓曹公墓銘

維太祖高皇帝有子曰韓憲王王有子曰襄陵莊穆王王有女曰清澗縣主主長而甚賢王奇愛之為擇佳配公時年十六以從母之夫陳公傑為平涼守自吳中往視之他日王適見公察其可妻也使人言于陳其夫婦重違王意卒諾之已而資

遣之入京誥授儀賓階亞中大夫仍賜章服鞍馬而歸鄉人
以為榮公諱珙字仲璜姓曹氏世家蘇之吳縣為人俊偉豪爽
無齷齪態人多樂與之交然或不當其意雖顯要者亦蔑視之
好面斥人過尤能分辨曲直言出人亦無不服者身雖處富貴
未嘗一日忘其故土見吳人與語輒流涕而所以接遇之必厚
以父母早世嘗迎其兄瑒事之甚謹兄沒撫其遺孤若已子然
其平生蓋如此以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卒享年五十有
七子男四人長銘為縣主出以軍功授官服次鉞次錡次銓女
三人長適平涼衛千戶張英餘未行孫男二人長澄郡庠生次
瀾女四人於是銘來告哀朝廷為遣官賜祭將以卒之又明年
甲辰十一月壬寅日葬于平涼縣由延里之原以予其郡人
也奉御醫周原已之狀泣拜請銘銘曰

孰謂吳產而為韓人迨其中身生子長孫坐上雄豪灑然襟
維不驕盈足以銘慕

弟原輝墓誌銘

嗚呼原輝果棄我而逝耶悲夫初原輝病少愈欲來京師視予
或止之不顧曰吾必一視吾兄竟來予見之驚喜甚然竊憂焉
畱四月還相與痛哭而別至家僅五月而病劇遂不可救蓋昔
者不遠數千里而來其與我訣別也悲夫原輝諱宣姓吳氏世
家長洲為先修撰府君之季子而吾之母弟也年十三母張安
人不幸下世一日能自謹飭居家塾依予以學凡嬉游博奕之
事皆無所好也稍長每早作之城東經理舊業種樹成列鑿池
環之更築屋田間為農隱計題其旁室曰拙脩因號拙脩居士
而時舉杯歌晉唐人田園詩以自樂嘗曰吾有憂慮惟入園林

臨水石不知其脫然以去也性孝友能順適父兄意先府君嘗
館親黨之無依者數人至原輝館之不替而長女兄寡居無子
則迎養于家其仲早喪生女纔數月亟取鞠之如已出一男曰
遂尚幼更撫教之至於長而成立其心之厚如此平生奉已食
不求豐衣不求華惟取足而已尤不自愛往往親為勞苦之事
與人處平和謙抑尊俎間相與勸酬飲輒盡醉醉則默然不亂
故人皆愛而親之其娶沈氏先卒有子一人曰奕出側室顧氏
女一人適徐美中其生正統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成化二十
一年三月二十日年止四十八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于吳
縣太平鄉花園山先塋之次予嘗與原輝約他日歸老必于東
城而原輝亦曰吾當益經理其地與吾兄樂也悲夫今尚何望
哉葬既有日吾何忍銘然亦不忍終無銘以黑白吾弟之為人

也銘曰

父兮母兮子於是依兮尚俟其後兮吾與子同歸兮

明故昭信校尉奉州守禦千戶所百戶胡君墓誌銘

胡之先清江人也在元有仕為萬戶者曰煥章煥章生德淵
國初戍守盱眙儀真等處為隊長後徙泰州生志學志學娶劉
氏生君君諱倫字大經為人重厚明敏且好學畧通陰陽醫卜
之說而於九數尤精少則在行伍人皆為不樂而君殊不以為
意曰此吾世籍也舊制凡戍江北者歲更至京師操備及君即
擐甲出門衝冒霜雪不以行役為難辭如是者凡三十年其小
心守法自裨將而上皆信之景泰初北虜既遁京師猶戒嚴方
務儲粟塞下為守禦計慨然納粟六百石以例授試百戶當是
時君益欲以功名自奮遂從武平伯陳友往征迤西得選置帳

下以資謀畫師還實授百戶武平以君有贊助勞擬再論奏不
果人又為公不平而公亦不以為意也既還泰州謂天下承平
教其子必以文顯其子玉竟登進士第列官于朝卒如其志
君性孝侍父疾久而不倦母孀居二十五年奉養備至及父母
終居喪哀毀而有禮其為人如此則所以稱於人者豈特才諳
而已以永樂甲午五月十日生成化乙巳十一月十七日卒享
年七十有二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州西九里溝之原娶薛氏
懷慶知府廣之女先卒子男五長即玉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
次璉襲百戶次瑄次珍次珙女二長適許瑞先卒次適州學生
李鑰孫男九曰高嶽嚴餘未名女九長適韓源餘尚幼儀制君
將歸治葬自為狀來請於予且曰玉忝以明經致用適與先人
同品秩幸嘗考最例不得封典甚恨願畀之銘以慰也予重

違其情乃諾而銘之曰

胡在故元實為武官厥既失之家幸以完公以才諳稍自振拔
賞不酬勞功簿孰闕未復于武卒顯于文甲科儀曹畀其後昆
維此幽堂百世無改追榮其先亦尚有待

裕菴湯府君墓誌銘

湯府君以成化十七年正月廿二日卒既卜明年十月廿五日
葬于先塋矣其子瑄持御醫周原已之狀始來乞銘其墓君諱
潛字宗本自號裕菴翁其先常之江陰人也後徙于蘇遂為吳
縣人世勤生殖家至府君之世而家始益大府君有兄弟八人
其仕者曰渭他皆行貨于外府君亦嘗一至京師竟歸而治生
于內蓋府君善殖產所以居積棄取得古人遺法然凡錢帛之
出入估直之上下必公必平而其為人又剛直重厚素為人所

信服當衆言交競徐出一言無不帖然以去其家既益大而居者甚衆衣食所資婚喪所需以及賦稅所出一惟府君所區畫當是時其家出者率僮奴能協力化居而收倍蓰之息仕者有民社能守法奉公而有善最之名而府君於是乎有力於湯氏矣然府君至此自持益謹自奉益約兄弟子姪得於見聞者更相飭厲不敢為驕奢之習所謂禮生於有者及其既沒而族人始悲思之夫為市交易見於易牽車服曹著於書至司馬遷作史記特為白圭猗頓立傳蓋貨殖人生日用所不能已者推而言之其大者不可以為國使國之財賦得其人而理之不惟可以足用而其效至於使民知禮節而俗厚矣府君曾祖曰潤卿祖曰均澤父曰善善以渭貴封大興縣知縣母曰楊氏封安人其配周氏繼徐氏王氏周出男二人曰琪曰瑄瑄以書藝進授

鴻臚寺主簿女一人嫁浦文泰庶出女一人許嫁某孫男三人曰俱曰傳曰倫女二人一嫁朱廷一在室府君享年六十有八其葬在吳縣太平鄉薦福山合周氏塋銘曰

鬱然高丘是惟裕翁之墳嗟翁百年匪裕其身以殖其家以垂其子孫何以為用惟其義何以為本惟其仁何以知此吾其里人

醫師錢橋隱壽藏銘并序

吳縣西三十里有雅宜山錢氏始葬山下者曰良王府君橋隱則府君之仲子也其名愷字伯康自號橋隱錢氏世業小兒醫其先為江都人在元有曰益者任常州醫學教諭因家焉益生元善國初以名醫徵奉詔往治晉王子疾愈王奏留之卒葬太原元善生宗道晉府良醫正宗道生良玉太醫院醫士良

王娶高氏蘇州人也再家于蘇故今為長洲人橘隱以永樂丙申十二月十二日生自其蚤處已傳醫業然其氣豪爽不欲以醫名居都下者數歲所交多名公奇士議論間發輒傾其坐人歲已已適有胡虜之驚慨然歎曰吾生不能立功名于時至於恪惜財物視軍興缺之不少助之可乎乃市馬若干疋上之以例被 恩典之榮已而歸吳復歎曰吾生無德澤及人惟醫吾家故業也蓋終假是以施吾仁乎始出治病治輒驗每旦啓門迎致者闐然而入其多殆不能酬應而甯家子輒抱携而來纍纍于路不絕一與論視而不責其必報其為醫善究病源而議論娓娓足以發之所處方大率持重嘗曰壯夫尚欲固本況嬰孺氣體脆弱可以峻急求乎至所治藥雖奇材貴品不郵購求往往躬自修治不付他手蓋其精如此故其醫益驗遂與其兄

伯常院判齊名數十年來大江之南言小兒醫者必曰錢氏其名浸聞 中朝然橘隱既老不願仕矣橘隱翛然長身而禮度雍容藹然有和氣少從故禮部尚書修公游已嘗親其德學中歲日與歸田諸老登臨宴賞以極其樂蓋其好文尚禮則不以老而倦也配王氏太原人世以武顯柔順溫裕稱賢宗族間子男三人曰鋼先卒曰銳曰鉞女二人適陳倣莫益榮孫男四人曰同文曰同倫曰同德曰同理女四人曾孫女一人於是橘隱生七十年即雅宜先塋之次治壽藏為二穴異日將并王氏葬焉工畢具書及廬山陳孟英先生所述事狀來請曰幸及吾無恙時為之銘庶平生有所託而傳也予謂橘隱既不諱乎彼而復事乎此豈其猶不忘情乎死生之際耶竊惑之雖然曾子之啓手足亦欲門人知其平生而況即先人之旁異時奉其遺體

而歸于是行不虧名不壞以見于地下豈特無毀傷而已是宜序而銘之銘曰

惟伯康父作此玄室鑿而築之既堅既密峯巒巖壑泉水清漪自我先人已藏于斯世之熙熙人之怡怡尚百歲後從而歸之

新淦縣丞顏君墓誌銘

成化丙戌春予憶赴君山游之招君迂之門甚恭命其孫涇趣治具指山而游之君年老矣導客顧甚輕健始登峯巒峰晚過何山飲僧舍歸宿其家詰朝飯畢與客由支硎過禪關度西嶺萬松間遂入天平謁忠烈廟既乃飲白雲泉扣大小石屋望龍門而歸仍宿其家益設酒肴樂客予憊甚欲臥未得而君貌益恭氣益爽當是時予竊窺見君之德而其壽考亦足以占之蓋歷十年為乙未歲十月十二日而君終于正寢春秋七十有五

於是涇登進士第以嫡長而孤居憂于家咨其叔父所以葬人父者累然衰服拜于門出其同年徐仲山所為狀以墓銘請君諱璋字廷用姓顏氏其先傳自北徙吳莫知其世曾祖均仕元為廉州知州祖仁平江路達魯花赤父希誠母呂氏君娶卜氏繼顧氏子男三人曰鏗早卒曰錕曰鎰女四人適湯銘陳瑾顧榮其一在室孫男三人曰涇曰渭曰深女四人曾孫男女各一人以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君于吳縣何山之原君少以宦家子知學問稍長推擇為縣吏已能立名行縣中人稱之及上吏曹給事如例授安福縣丞再歲丁外艱服除改上饒俄又丁內艱服除改新淦在安福時縣有豪猾數持吏短長及發民陰私以射利君始至知之召置庭下數其罪遣去其人懼而止縣遂以宣新淦為江西劇縣素號難治縣官率不久罷君有

幹局愈以勤慎自持仕竟滿考常掌二稅見民有鬻兒償官者
 歎曰此豈得已者乎吾為民父母而使民至此奚以我為遂以
 俸代償之自是益留意民隱其心之厚如此故所至去任民輒
 挽留之既去輒思之君縣丞既九載例得遷官曰吾獨不知止
 乎即具疏請致其事歸時年始六十二云君歸日以教子孫為事
 或時循壟晦課農業與耕夫伍無嫌也因自稱稼軒老人性尤
 喜山水勝日尋佳處登臨游泛竟日忘返其樂有人所不及知
 者君偉儀觀美鬚髯而莊重詳雅能起人敬才既不盡用世然
 晚見其孫取科第貴顯于時論者謂其德澤之及後人者深且
 長矣銘曰

維古發身不拘一隅在漢名臣刀筆簿書顏君之才與崔子俱
 予不負丞而丞負予相彼小人有出無處以官為家疇曰歸歎

車攻維工孰始匪興樂奏維馨孰終匪圉凡物且然而人弗如
 師也之下有舊田廬奉身而退庶保令譽昔所抱孫焜耀朝裾
 儵然考終世等敝絮孰計縣氓來挽喪車百世尸祝桐鄉之墟

匏翁家藏集卷第六十二

吳府君墓誌銘一十一首

吳府君墓誌銘



民日滋繁俗日滋降雖平日號士大夫者矜誇矯詐相習以非
 相尚以利曾不為怪何望乎閭里之民哉吳府君寬之從母之
 夫也少失問學不求聲聞以故不得列於士大夫而為閭里之
 民然而考其平生士大夫或有媿者性直率畧無緣飾見有作
 偽者駭歎曰彼何為然中少容言出輒衝人人以其無他亦不
 之憾其論事必自本之末纒纒不已然遇非所知者雖同席終
 日嘿然無一言亦嘗與人貿易物無二價而一錢尺帛取予必
 當至於治家屋廬儉而必完什器朴而必整不然曰吾心不安
 也其為人蓋魯論所謂直愿而信漢書所謂悃幅無華者歟府

君諱能字景賢長洲人世有善譽父文華亦謹愨人也母鄒氏繼母陳氏府君生二歲喪母長於祖母宣氏與其姑之力旣壯與先君修撰公同娶于張先君之德厚矣然必慎所與故平日非府君莫與計事一觴一豆必相對乃樂嘗曰吾二人雖友壻而姓同殆兄弟也府君亦曰吾生與居同巷死當葬同原後不幸先君下世府君哭之慟又二年爲成化十三年二月壬午而府君亦卒年六十五素不諱死旣病凡送死之具悉自區畫及病甚精爽不亂曰吾其逝矣遂卒娶張氏有賢德二男子曰謙曰詳孫男一曰會女一府君處世雖寡合而獨厚於倫理念祖母嘗保護已祖母沒哭之幾喪生親戚貧而病者尤加問遺而與人處歡如也卒之歲寬以先君之喪例赴京師歸哭之將葬謙等謂宜有銘寬以府君之德不甚表著宜刻之墓上乃石而書之雖然寬何忍執筆哉以卒之歲九月癸酉葬于吳縣太平園山之原東距先君之墓百步銘曰

三代已遠孰爲古人一屢獨受孰匪凡民有位弗得有德弗泯益墮甑之孟敏必郭泰而後學如耕谷之子真微楊雄而無聞則知委巷之中衡門之下遺逸之者未可一二而云死者不作有封維墳暴潛發隱可無刻文

陸宗博墓誌銘

長洲陸宗博以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己丑卒年四十二初其病也里之人相率走神祠祝曰幸活陸君以終惠我及卒皆彷徨無依至有泣下者曰公家徵需甚亟吾等疲矣安得庇我如陸君者及歲漕粟緣輸納以破產者比比安得貸我往役免我出息如陸君者且吾等水澤之民也歲若澇荒有司不盡以爲災

安得山粟貸償不幸災自利如陸君者其言流聞城市知其事者信之以又明年正月壬午將葬君子邑西福壽山之原其子完奉南昌太守張君汝振之狀來乞銘南昌與君中表兄弟也其言宜實則視其狀適與所聞者合予乃歎曰宗博一布衣耳徒爲郡縣推長田賦能施惠于里人遂致人悲慕如此彼有祿位操生養之具者民反欲推之去甚者以死祝之其有媿于君也哉凡君平日於人危急率救卹之不係於賦役者尚多故言出能使人信服公事易完而私爭易決其卒也宜人悲慕之如此也陸爲郡中著姓系出吳大司馬抗在宋有曰千九朝議者始居陳湖之上四傳爲仲祥以力田大其家仲祥生文伯文伯生守道守道生起敬累世事行具載家乘起敬娶周氏年踰四十以無子憂一夕夢其先人抱一兒遺之曰以此嗣汝九吾宗

者必此兒也已而得君其諱溥字宗博別號心耕少則謹厚溢雅有鉅人度稍長其父母與其所生母夏相繼而沒治喪能黜浮屠氏法一用古禮鄉黨已賢之他日乃約其弟宗涵協力治家而躬儉朴以率其下家益振起如前人規模於是宗涵亦壯矣錢帛無私藏飲食必共享其怡然相愛有崔孝芬孝暉遺風至其推孝友以待族人者恩意尤厚嘗曰人惟以祖宗之心爲心則族人何疏戚之有故衣食居室待君而具者數人其年始四十即邑中治別第將謝家事日從賢士大夫開尊俎閱書畫以爲樂然不幸卒矣娶華氏處士惟德之女男子三人曰完郡學生娶郭氏曰宜聘惠氏曰宇尚幼女子三人長適范璋次適孔彥慶次在室銘曰

君子之澤或流于國或被于鄉身有崇庠澤有短長有如陸君

惜無位矣而復蚤亡雖然其志則行其名則揚其遺于後人者尤不可量顯者一時壽者一世惟可稱述雖死不逝

鄉貢進士徐君墓誌銘

蘇之嘉定有以兄弟同登鄉貢者徐德充德宏也已而德宏擢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德充獨不偶乃益發憤讀書以必取甲科為期他日四方名士相與講易京師號麗澤會君在會中陳經傳指摘隱奧幾無遺義為文章輒能得所謂上意者士後多中高第為顯官而君竟以貢士卒于家年止四十五君諱忭其字德充先世為汴人從宋高宗南遷至嘉定之黃渡家焉族屬蕃盛遂為東吳大姓有諱俊傑者生子英以高干受章服之錫子英生承事郎述娶陳氏生君兄弟三人其仲即君也少秀敏善記誦學書有法出諸生中既長為同邑朱近仁贅壻朱遣代

一辱庸吏慨然與其弟謀為舉子初學于范僉憲誠夫習程文志專而功密邑大夫才之將薦之京辭不肖就業成當天順壬午歲卒以明經登鄉貢云君為人有氣岸議論侃侃其色毅然若不可近然平生交游之士亦多海內其治家嚴整每謂推之天下事不足為而事業可坐建蓋其自許也可謂重矣使其不死得當一官守一職不知其所就何如也君卒以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將以又明年二月十五日葬于嚶城西項涇之陽時德宏以御史出知樂陵以書來曰吾兄不幸天死非執事銘無以慰吾之悲敢為之事狀以請於是君之子琨奉書若狀再拜泣告予辭之復再拜予不得而辭也蓋德宏之愛其兄琨之愛其父拂之不可而況予與德宏有鄉里斯文之好者乎君之配曰朱氏生一子瑜側室胡氏生一子即琨女一適陸堂

銘曰

馬不可以守閭亦不及以駕車望千里而至只曾跛鼈之弗如水曲兮文衢御者兮踟躕抱吾才兮安吾命幸不失其馳驅

李君信墓誌銘

予少與居同里而學同師者施君煥伯一人而已煥伯今歲來試禮部每遇予坐輒談及里中事至於存沒盛衰之際未嘗不歎息也蓋數十年來若李氏其尤可歎者君信李氏之佳子弟也名瑞其字君信別號志隱其先本京口人宋南遷避兵入吳中遂畱家焉家故饒於貲屢肆聯比人蹟闕然其叔祖惟中亦嘗仕為工部郎中一時號稱盛族君信既生夔養且少姿容端厚舉止安舒出入閭巷間人多指目之嘗選入鄉校居一二歲謝去專以養親治家為事時君信年尚少見族人或不能自立

者慨然有遠游服費之志南抵甌閩北至京師凡行數千里未嘗以勞苦客居累歲亦未嘗有過舉既歸益督僮奴治生業

則量物貨出則置田畝家平賴以不墜人尤稱羨之君信既有方於李氏嘗曰吾豈顯顯為一家溫飽計者惟學而致用乃吾先世之事而早歲之志也因遣其二子皆入郡學方日夜程課之以冀其成而君信以疾卒矣年止四十七君信為人寬厚有容惡聲暴怒不見於口面人或犯之反引咎自責其人後亦多悔至於宗族親戚施之恩意尤多好讀史於古人賢否得失輒從其弟子道之以為勸戒曾祖孟輝封工部主事祖惟孝父公紀皆不仕母馮氏其娶王氏大理評事世英之女先卒子男二人曰鵬曰鷗女一人許嫁張杞孫男一人其卒以成化十九年正月三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十三都黃山先塋之次

於是煥伯致二子之意出其狀請銘其墓予固君信里人也乃以其可歎者書而為銘曰

孰保其存而不沒孰還其盛而不衰此可以力致彼可以數推君能致之人能推之可以無憾庶安于斯

陳汝中墓誌銘

君諱綸字汝中世為吳人自高曾而下咸有隱操父仲禮府君尤負謹厚稱母沛國朱氏生男女五人君最長為人容貌俊偉襟度灑然喜飲酒仲禮早以家事委之事雜然于前君區處有餘力而飲酒不廢客至相與嘯歌投壺盡歡乃已然其治下頗嚴家多傭保減獲輩聞君聲歎聲雖素惰者亦起趨事仲禮卒而產業弗墜者以有君也好舉義其飯飢樵死一歲中不知幾人嘗大雪見產婦水濱流血被岸君就問之其夫曰我泉之

江人也從戍東魯南還同舟者以婦免身為不利也棄諸此

惻然呼歸其家執薪作糜活之凡月餘其夫泣拜于君曰微長者吾夫妻子母三人幾不免及辭去復贈之金錢若干作道里費逾年使人持一通文來謝稱之曰恩人云君所為益如此娶葉氏生子男三人連一月死女二人嫁袁綸唐島其卒以成化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年四十三遺言以弟紀之子塗為後始君抱疾更數醫治之不效然其勢未劇也有以浮屠善醫薦者君惑其說求速愈而已取其藥飲之嘔血一升遂死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夫醫以用藥藥以攻疾疾不能去而反以致死則亦何以醫藥為哉彼浮屠者庸妄人也目不知醫經口不辨藥性指不察脈候人之虛實病之久新一切置不問而惟其藥攻擊之其殺人益亦多矣而君不知復罹其毒

嗚呼惜哉醫之過也藥之罪也而尚何咎哉自君之死世之服藥者可以戒矣弟紀將以其年月日葬君于吳縣至德鄉鷄籠山之原實其女弟之夫也刻石于其墓而系之以銘曰

維天福善于古有聞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嗟嗟汝中曾不獲下壽孰謂于其身亦既無一子孰謂于其子孫豈古之人不信而今之天不仁不然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其莊周之云也乎

周以節墓誌

以節諱諤吳葑門周氏祖曰文昱父曰叔能皆以謹約稱里中毋毛氏三子以節行一生有父祖風無子弟過郡嘗繇役其家于鎮遠鎮遠為荆楚之裔路嶮而遠人皆難之汝節重煩其兄弟慨然請行水陸往返幾二萬里事雖畢而身亦勞加以炎瘴得疾竟不可治成化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卒年四十八配吳氏

先修撰府君之女也生男一曰遂娶王氏女一適朱存敬繼室楊氏生一男曰遇女二皆幼將葬以卒之年九月九日遂予之甥也若欲得予一言嗚呼吾姊之葬嘗誌其墓而悲其天今十七年矣而悲未能釋孰意又誌吾姊之夫之墓耶墓在吳縣花園山之原夫婦合地是為誌

周原凱墓誌銘

君諱南字原凱姓周氏崑山石浦人也曾祖桂一祖子明父仁代以力田致饒裕當國初初選長鄉賦者周氏在選中至原凱蓋百年于此原凱尤鄉人所謂賢者每與季父用和兄原道更出入治租事率先公後私其催科之善繇役之均民不擾而事亦濟下皆賴之景泰乙亥夏不雨耕者告病原凱以旱言于部使者曰苗槁矣非除田租豈惟民無所於償將去其土辟徵

歛之苦矣部使者竟從其說既曰田租雖除如目前飢民何即發私藏出粟若干斛賑民民益全活所以賴之者又不惟催科繇役間也原凱幼失怙恃居喪哀毀無童狀弱冠奮於問學卓然能自樹立人不知其為孤兒也家居尤篤倫理閨門之內情意藹然外而接賓朋待師儒必知敬嘗患末疾者久不良于行已而失明然聞客至輒蹶然以起使子弟夾持之出迓盡歡乃罷及病革命遷之正寢俟絕所以處後事諭諸子者訖終語皆不亂其終以成化甲午三月廿六日享年六十配吳氏子男三人曰順曰澤曰泰孫男二人曰恩曰孝思女三人卜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泖川鄉之先塋前葬澤以邑庠生居憂會其友張君時學赴試春官以進士吳君德徵之狀拜授之俾乞銘於予銘曰

崑山馬崔石浦湜湜原凱之生有美其德石浦湜湜崑山崔崔原凱之亡鄉人之悲

周叔能甫墓誌銘

頃予誌從母之夫吳翁之墓歎當世閭巷之民有士大夫之行不獲見知于人遂泯然以死者每有之若今周叔能甫又一人也叔能長洲人世居葑溪之上其父文昱母毛氏生二子叔能諱傑叔賢諱僚兩人者自少至壯相友愛既久叔賢出居溪南與其妻相繼卒已而其子婦之卒遺幼子一人十二歲孫二人長八歲次六歲纍纍然垂涕積垢啼號什臥日惟待哺于人叔能竊念曰吾弟在吾弟之妻在子若婦在三子者有祖有父有母字矣今而皆亡吾尚可以顧吾家乎其遂為之父之祖乎即往其居治生為其衣食謀早夜與同臥起至櫛縱漉漉皆身任

之且鞠且教凡七年三子者迄嶄然以長而叔能亦既衰老始還卒于家成化十三年四月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五將以其年九月葬于陳公鄉受字圩之先塋諸孤拜請銘文蓋予之仲姊叔能之介婦也諗知其事則應曰若翁有可書者吾又奚辭然念叔能賴與予家連姻予頗能文辭不然又泯然以死失一賢士矣此予所為歎者叔能之配曰毛氏三男曰謙娶稅氏曰諤後三月卒娶吳氏繼娶楊氏曰誠娶范氏一女曰淑貞適吳海孫男六曰迪遂速遵選遇女七曾孫男三叔能貌癯然言咿咿常恐傷人生惟不為奇偉事然即其所以處兄弟如此其賢於人者遠矣銘曰

閱牆之詠昔見于詩況也兄弟子之孫之肆伐其根顧柯與枝有賢周君善推所為鞠而教之乃母乃師小夫好奇去本遠而

本之謂何天顯民彝周君克舉家人而離嗟此商俗終然靡匪為葬銘母曰費辭

宋助教先生墓誌銘

宋之先自唐主客員外郎駢為閩觀察判官始寓莆田再世而漳州推官銑復由晉江還而定居遂為閩南著姓其後仕而尤顯者曰邦光宋元符庚辰進士官至知漣水軍先生之十二世祖也曾祖孟祖寓皆以儒術教授于鄉父勸沐陽訓導其配林氏生子六人其長先生也先生既出儒宦家而舅氏為翰林院學士文至所從游如方行人源深又一時名師故其學有所受天順壬午遂以明經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副榜例授教官以舉人署安州學正尋遇恩詔實授丁沐陽府君憂服除改濮州再丁林氏憂服除始擢國子監助教階迪功佐郎三年進階

修職佐郎又五年而卒成化甲辰二月甲申也享年五十有七
先生諱農字汝勤以字行別號拙軒為人清儉少欲言笑有時
稱爲師者初在安州率蚤作坐堂上以臨諸生規約嚴甚受業
者開諭敷析必盡其說乃已衆皆悅服更以餘力督治學舍而
一新之數爲提學者之所稱重歲大比藩省交聘校文嘗赴江
西所得多知名之士至改任教法益善士往往自旁郡來學益
出而取科第者前後凡若干人及陞國子祭酒司業知其賢禮
之尤至嘗以次當爲王府長史時其子端儀已登進士第仕于
朝矣曰吾爲國子監師且有子以養尚何慕耶竟不就故戶部
尚書翁公深歎羨之今南京太常寺少卿陳公贊且畫像有惟
安恬以履乎素分不巧營以騫乎進趨之語蓋二公皆邑人知
先生尤深云先生平居謙恕和易接之藹然君子人也治家不

嚴而肅既病甚子婦在側不忘訓教將絕會僚友來視其子憂
戚中倉卒以便服出見顧語之曰此豈所以見長者禮乎其恭
慎如此娶吳氏安福訓導封戶部員外郎時望之女子男五人
長即端儀禮部精膳司主事次僑次儼郡學生次儒次備女四
人長適黃棠次以疾在室次許適林某次尚幼孫男二人長嵩
次峨先生沒後一月端儀將歸其喪卜得其年某月某日葬于
某山之原乃自爲狀謁予請銘予嘗往來亡友李翰林士英家
李與宋鄉鄰也因以知先生之賢而禮部君賢如其父尤知之
予安忍卒辭銘曰

閩有故家宛然餘韻何以見之執禮而慎少而自學惟潤乎身
及其施教亦成乎人豈惟成人而又有子以養其生以送其死
以歸于茲丘尚千百祀

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君諱璩字孟規蘇之吳縣人陳氏故業醫後更業賈至孟規奮然讀書從儒者游遂業儒成化四年以府學生中應天府鄉試再試禮部不中歸而得疾孟規長不滿六尺然容貌豐碩當其疾作少間過予予初見之不知其為孟規也頗怪其羸瘦至此久而疾復甚竟以成化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卒年止三十六以十五年正月三日葬于吳山陳灣村將葬其父涕泣請銘而其弟子繆頤楊循吉數輩且謁予曰已買石琢為碣矣謹俟予許諾然不忍即銘也他日其從兄僉江西按察司事粹之復以書來謝曰亡弟得執事銘吾悲少塞乃銘之予嘗與君同游學宮應天之試又與之同榜相好益知其平生大率無遺行可議也君家居為易師弟子亦有取科第者然其學不專治進士業

兼能古文詞其與人論事多不暢達至下筆衮衮數百言叙述輒有條序勝口舌遠甚曾大父曰子敏太醫院醫士大父曰有常父曰振其配曰姚氏無子以弟珩之子田為後銘曰嗚呼孟規以文為業以學為師何有作慝而止於斯此明短折彼昏耄期事不可詰理不可推嗚呼升斗之望垂橐而歸穀也豐下相術可非惟老在堂孰養與持家人之悲學者之思讀此銘詩庶其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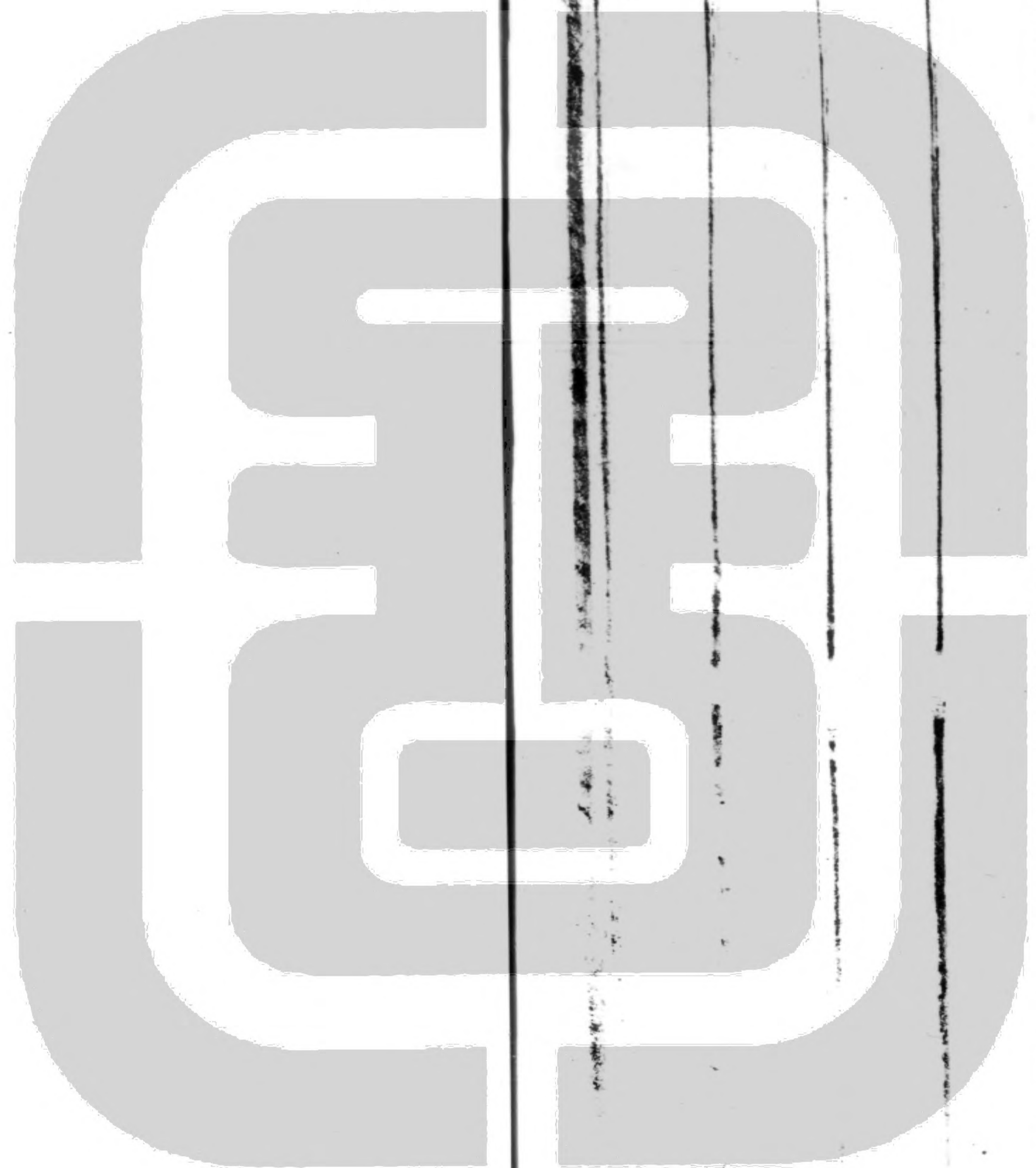
大理寺右寺正彭君墓誌銘

寺正彭君以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官舍年止四十二卜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其妻李孺人挈其諸孤子女纍然扶其柩將涉江湖數千里以歸其同官陳尚賓憐之來告曰彭君且葬宜得銘文念其孤皆幼莫能請也予聞之惻然則應曰

家藏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諾君諱銓字大用世為襄陽人弱冠入鄉校從博士受詩善辨
質疑義為程文燦然可誦以天順三年中湖廣鄉試明年試禮
部名在副榜例得教官不就入太學歸省遭父喪服除凡四試
始登成化八年進士第觀政都察院初授大理寺右寺評事三
年遷寺副又二年再遷寺正君重厚有才具狀貌偉然為大學
生時客居者數年妻子嗷嗷待君而食其貧困甚矣然未嘗降
志於人及為大理屬所操持益固而讞獄詳明得法吏體嘗奉
詔賑災齊魯間當缺食之際區畫有法民賴以不餓死既而流
移者皆復業有司遂欲徵宿逋君不可曰是重災之也具其事
奏請于朝竟獲蠲除民感其惠至有泣下者君世不仕父英
以君評事考最贈如其官母韓氏號孺人子男三人曰縉曰紳
曰經女二人予與尚賓皆君同年進士也故尚賓以銘請而予

宜為之銘銘曰

成之不易毀之若葉庶幾發之在其嗣



卷一